

潮头拾贝 诗与爱同在大赛入围作品选(四)

流动的云彩

■ (广东)余清平

在水与光的浅影里
夏天将头发妆扮成一片片流动的云
一棵树开满成熟的花朵
那一天,不早不晚
我遇到了你

那时候,你站在树下
站成一株楚楚动人的紫薇树
与楚楚动人的夏天
抒一抹情怀,泻一份诗意
迷醉成一幅绝美的油画
阳光,反复勾勒,反复修辞,反复雕琢
我靠近你
风一动,夏天也跟着摇动
摇动漫天的落霞

我彻底轻松起来
是夏天缓解了我紧张的神经
碧空里,有清香四处流溢
其实,我知道
是遇到你,遇到流动的云彩
我才这般气爽神清

将一份浓浓的爱意深入骨髓

■ (四川)样子

关于时间的错位,关于山水的阻隔
关于话语的失效,关于挽留一种可以融化人心的美
关于一层一层叠加在记忆深处的底片,它们加起来就能把八百里凉山压垮!

关于在夜色中一次又一次爱抚你的黑发,让她们在时光中变得更美
最要命的是,关于我无法忍住的疼和几乎滑落的泪水……

关于所有这一切,我的确无能为力
所以,我必须学习修炼
我必须把所有的爱与恨集于身体最坚硬的一点
狠狠地,用尽一生一世的柔情咬下去……

我决定要将一份浓浓的爱意深入你的骨髓!

你是我种在心上的绿

■ (四川)罗莉琼

荷花开得肆意
池塘里连绵的绿,像你的模样
葡萄在我的心上
仿佛春天
葱茏着夏季

你占据我所有的领地
爱意翻滚。我在你炽烈的热浪里
俘虜成尘

你有着绝命的印记
浮光一闪
就把日子写成圆圈的满月

如果你也看见
我的城池荡漾着绿意快然
那是你,从心底浮出了水面

问

早上暴雨,中午骄阳
夏天洞察秘密
布施于天际的是心情

这场宿命
像枯萎的藤蔓
像前世的冤孽

只是这短暂暂停的雨啊
仿佛今生
你和我黑暗的爱情

我只喜欢喝一种茶

■ (湖南)沈明灯

春风滴露,叠翠故乡的茶园
你穿梭往复,赶在谷雨来临之前
巧手翻飞,悉心摘选鲜嫩透亮的芽萐

接下来,还得经历揉搓炒焿等一系列古老而神奇的工序

于是,我喜欢的茶,深怀烟火
抱朴凝香,婉然独具性温质重的品格
并从此,注定爱上一杯海

无数远航的日子,波涛与黑夜林立
我满腔沸水,只需朝杯底轻喊一声
一支支乡音馥郁的芽尖,即云腾风涌
氤氲应声,朝同一个方向打开——

恍若你如期而至,欣然掏出内心集结的春天。
和我共饮,满窗桨声灯影

微小说

“么表哥,请你帮个忙,把我和我爸、妈、两个小孩的户口分开。”

“改户口干啥?”我问。

“有用,要写成两年前分开的哟!我明天进城去找你!”

“户口哪能随便改?!”我正要给他上一课,他掐断了电话。

他是我舅舅的么儿,脑瓜灵、胆子大,憨厚守信。15岁就学泥水匠,20岁那年,就当了包工头,在村里村外修房子,节工省料、质量优良。人家排起轮次请他,经常是同时几家开工,成为家乡的大老板,挣了大钱。近些年,农村修房越来越少,加之别人动员,他揽下了几项无钱也要上的工程。他照样做老实活路,不偷工减料,不弄虚作假。垫资买材料、发工资,把前些年赚的钱用完了,又去借款、贷款。工程干完,欠他 2000 多万元,每年支付几十万不够还账、付贷款利息。响当当的千万元大老板,却是实实在在的穷光蛋。老婆与他离

小说连载

(五)人间别过

带着故乡深重的乡土气息，带着对亲人不忍离别的割舍，带着对命运的抗争，我来到了辽宁滑翔学校。这是一个舒适幽静的校园。造型优美的大楼散落在校园里。绿色的植被如汪洋的湖水浸润着校园。朵朵零零星星的野花温软地昭示着阳光。那穿梭在校园里的小路是那么的整洁光亮。“好气派的建筑!”我在心中暗自赞叹着。

同来的女生莺莺燕燕，容色清丽。她们铺好床铺后，便在一起开心地聊天。我的临床住着我的同乡——夏溪。这是一位俊俏的充满轻灵之气的女孩。她身形苗条，辫着两根长辫子，辫梢用红丝带系着。她双目似一泓清水，带着温柔的气息。她用柔和清脆的声音给我讲着她们村子里的故事。我也给她讲我们那里 的故事。我们嘻嘻哈哈地大笑。

在滑翔学校学习，大半时间上文化课，小半时间用于练习飞行方面的技术。有时，我们也上劳动课，清理自己校园的清洁卫生。秋风来了，漫过大地，漫过枝头。所到之处，树叶儿悄然地变黄了，静悄悄地落落了软软一地。我们起劲地劳动着。我和夏溪动作利索地把落叶铲在箩筐框里，然后又鼓足着腿帮抬着。在秋风里，我们一趟趟去了又来，来了又去。

1976 年 10 月的夜晚，下晚自习的铃声一拉响，大家便热热闹闹地涌向寝室。大家忙着放铺盖忙着洗脚，毫无顾忌地谈笑。这时，夏溪坐到了我的床边来，她俊俏的脸蛋儿露着些愁容道：

“之红，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刚才在路上遇见班主任老师，他告诉我说，我们这 20 位女生改为陆军了。”

“当不成空军了？”我愣愣道。

2017 年 8 月 27 日上午，我从杭州回新昌，顺便给石临熙先生送去今年五一期间采访他撰写的《九旬老翁十年磨一剑——史料文献<剑余稿·见知录>出版发行》新闻刊登的样报(《企业家日报》《中国建材报》《科技金融时报》)，和他捐赠给浙江图书馆《剑余稿·见知录》《新昌千柱屋文集萃》两书的赠书荣誉证书。石老师告诉我,正在搜集王家安先生的材料,准备编一本书,问我有什么资料?能否写一篇短文纪念一下。我脱口而出:“王家安老站长是我的新闻领路人呢,我一定会写点文字纪念纪念”。

跳板

王家安何许人也?《中国新闻年鉴 1996》第 1198 页“浙江新闻界人物”栏目,是这样介绍的:“王家安(1936—),浙江省新昌县人。主任编辑。1951 年参加工作。1961 年起从事广播工作至今,曾任编辑、编辑组长、站长、编辑部主任、县广播电台台长等,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、绍兴市广播电视学会理事、新昌县新闻学会会长。近几年来,有 8 篇作品获省级优秀新闻作品奖,有多篇论文刊登在省新闻业务刊物上。出版了《一得录》新闻写作经验谈一书。被评为绍兴市优秀新闻工作者,获县级优秀专门人才称号并被中央广电部、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。”

三十四五年前，新昌县人民广播站是我县唯一的一家新闻宣传媒体，在王家安站长的带领下,搞得有声有色,全县 43 万只喇叭,尤其在农村,家家户户装有喇叭,每天准时播出,其情景煞是热闹。私心在想,哪天自己写的文章能在广播里播出,那是何等的高兴;如果能成为其中的一员,又该是何等的荣耀！

有梦想就要付诸行动。

1982 年的暑期那天晚上，我正和家人一起在乘凉，听着广播里播着丁克文（我的笔名）写的稿子，心里暗自美滋滋的。那年暑期，我在拔茅村做义工，负责管理村里的图书馆。忽然有一天，听大队会计在说，有一封丁克文的来信，村里没有这个人，不知是谁的，无法投递。我说是我的，至此，我写稿的事才“大白”于世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反而给我提供了采访的便利，大家纷纷向我这个业余“土记者”

表弟隔夜变

■ (四川)卢贵清

婚,丢下儿女,远走他乡。别人当大老板坐的是小轿车,住的是小别墅,酒店进,茶楼出。他,骑的是旧摩托,住的是乡下老瓦房。父母有病无钱医治,孩子读书无钱住校。

现在改户口,打的什么主意?我感到困惑。

第二天一早,他来电话了。原来,有好心人同情他家的难处,就出了个“点子”——分户口,把父母孩子评为贫困户,享受低保和易地搬迁住新房。昨晚想了一夜,他反悔——不愿当贫困户了。

“喲,你硬是‘隔夜变’咯!”

“昧着良心、弄虚作假当贫困户,提心吊胆年国家那几个钱,不如理直气壮去要我正该得的,父母治病、孩子住校、购买楼房,都可

走出荒凉

■ (四川)暮雨

“嗯。”夏溪嘟起嘴唇道。

“管它的，只要能穿上军装，不管当什么兵种我也高兴。”愣了一下，我又舒展眉头笑道。

这年,我们离开了辽宁,来到了黑龙江的牡丹江 209 医院,新兵开始集训。1977 年,分到齐齐哈尔 201 医院,在机关班当战士,正式开始了一个女战士的军旅生涯。

从小,由于我的特殊经历,由于我苦难生活的磨练，在部队中我小时候憋着的那口气爆发出来,我努力工作,样样领先。同年,被送到大连军医学院学习护理专业，两年后毕业提干,回到 201 医院。无论我在哪个科室工作都是最好的护士,多次被评为优秀护士,优秀共产党员,荣立两次三等功。

毕业第二个月,收到母亲寄来的书信,母亲在信中说她病危,盼我速速回家。望着那娟秀的字迹,我握着信纸的手不停地颤抖着,故乡沉重的秋风从我心头划过。在字里行间,我似乎看见了母亲在风雨中日益消瘦的身躯;那黑发中的缕缕白发;那疲惫眼神中孕育的泪花;那在夜色中呼唤弟妹回家的急切声音……看完信,我叠好信纸揣进口袋,立即步履匆匆走向院长办公室。我向威严富态的中年院长——王大川请了假,然后买了火车票匆匆回到了故乡。

故乡低矮的屋檐下，弟弟们正坐在门槛上发呆。老母鸡蹲在窝里下蛋。小花狗用一双含愁的眼瞧着远方。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儿悲壮地落了一地。故乡的冬天消瘦了,故乡的亲

缅怀我的新闻领路人——王家安先生

■ 吴宏富

有一句法国谚语说得好:“新闻是通向一切的途径——只要它能够跨越得过去。”本人的经历证明,新闻是一条出路,新闻是一条正路,新闻是一条成长路! 在此我深深感恩我的新闻领路人——王家安先生!

报料,我的新闻来源一天天变得多起来。那特有的歪歪斜斜的字体,热情洋溢的话语,至今深深印在脑海中。受到王家安同志的鼓励之后,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利用参加拔茅镇政府村镇规划小组，进行全镇土地测量摸排工作的机会,跑来跑去,见缝插针,为县广播站采写稿件,报道拔茅镇各地的先进事迹,测量到那个村，就报道那个村的新人新事。镇政府、各村委、工厂学校、专业户，等等各个角落,都留下了我采访的身影。有一次,乘到县城开会的机会,直接送稿子到广播站,见到了王家安同志,填了一份表格,从王站长手中接过红本本“通讯员证”,同时赠送我几本如何写广播新闻的业务书。自此后,我成了广播站的常客。电话报道、托人带稿、书信投稿,视新闻时间要求,总在第一时间报道。由于我写的新闻,题材新、文章短小精练,几乎篇篇采用,全年用稿在百篇以上，当年我就被评为优秀通讯员。笔友们笑称我是“短新闻快枪手”。记得那次表彰会的空暇，王站长忽然问起我家里的情况,才得知我是法相师傅(我爷爷)的孙子,他笑着说,原来是你呀,你金妃阿姨常常在念叨,叫你去家去玩呢。从此以后,我与王站长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进入广播站锻炼是在 1982 年秋天。那年县广播站的三位编辑(李达海、陆全飞、杨立群)要去绍兴集训，参加助理编辑和播音员职称考试，站里缺少人手，于是王安家同志与拔茅乡政府规划办商量,借调我到县广播站,负责新闻编辑。我带着日常用品,来到原人民法院对面的宿舍楼上住了下来，吃在县机关食堂，开始了近二年的新闻编辑生活，直到 1984 年 7 月 1 日调离为止。上班第一天,王站长就过来对我进行编辑指导，哪些稿件作为重点稿排在前面，哪些稿件为次要稿放在后面;新闻是易碎品,讲究时效性,时间性强



以办好!”他说。

“那——?”他打断我的问话。

“我都想好了,他们再不给,我就请律师,打官司!”

“那样的话,你就辜负了别人的‘好心’

走出荒凉

■ (四川)暮雨

人也消瘦了。看着我回来了,金斗和银斗哭着奔向我。

“姐,妈快不行了!”金斗放声哭道。

“娘在哪儿?”

“在正屋。”

屋内,母亲卷着一床棉被,静静地躺在里面。母亲形容枯槁一如凋零的落叶。她脸色腊黄,嘴唇苍白。那双秀美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神光,仿佛生命已经正在远去。

“娘。”我泪眼婆娑,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道。

母亲听见叫声,她睁开眼睛,努力地看着我道:

“之红,你回来了?”

“嗯。”我使劲点点头。

“之红,娘不行了。你是大姐,我走了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弟弟，他们也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啊。娘只能把他们托付给你了!”母亲有气无力道。

“娘,你放心吧。我一定要把弟弟们抚养成人,我发誓。”我摸摸娘的头发,又抱着她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。

娘听见我的话,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。

“娘,我要把你的病治好——我要给你扯漂亮的衣服——我要带你到部队。”我摸着娘那冰冷的手道,“我现在就带你去县城医院。”

“之红,娘不行了,就不要费钱了——娘身子骨痛,没法动。”娘断断续续道。

枯树枝丫伸向天空,漫枯了冬天的记忆。母亲,孤零的生命一如这落叶,在寒冷的冬季

成长

的要第一时间报道播出；广播语言与报刊不同,广播语言要求双音词,口语化,如此等等，全是实用经验,使我得益匪浅,很快进入编辑角色。有时,还要背着一个重达三十多斤的老式录音机,去县委礼堂录下县领导的讲话,回站编写录音报道。当年,拔茅至县城一天早晚只有一趟车,交通不便,我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,也就懒得回家,以站为家,吃住一站。编辑之余,学学业务知识,对外投投稿,写写编札手记，一篇篇稿子相继在省市媒体发表:如《大包干给农民带来了福音》《新昌针织厂领导重用一批人才，倒闭工厂又兴旺》刊登在《绍兴日报》等等。

成长

由于我善于捕捉新闻，又喜欢写，一年 365 天,竟有 330 多篇稿子播出,几乎天天在广播里可听到“本台记者丁克文”报道的消息。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新昌胶丸总厂厂长潘郁文的关注。当时,该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,急需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,打听到我是拔茅人时，就找多人来做工作，硬是将我“要”了过去。

离开的那一天,王站长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小吴,广播站是你的跳板,更是你的娘家,要经常回家看看,多写稿,写好稿。”

“广播站是你的跳板”,这是王家安先生对每一位在广播站锻炼过的年轻人，离开时总要讲的“口头禅”。

1984 年 7 月 2 日,我来到新昌胶丸总厂报到,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
在广播站当编辑期间，曾多次来到胶丸总厂采访，已与厂长、书记很熟悉,所以很快投入了工作。我的采编特长在这里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挥。当年,新昌胶丸总厂是县的重

咯!”

“给我点好处,继续拖欠我的一大钱。好心?!”

“哦——!”我想说什么一时又说不出来,只好作罢。

飘向了黄土。母亲啊,她从没享过我们的福就走了;她一生变牛做马含辛茹苦养育我们;她后来不幸的婚姻;她还没穿过我即将为她扯的花衣服……我和弟妹们蹲在地上不知所措地哭着。小花狗蹲在远处也不时悲愁地叫几声。

小河水缓缓地流，带走了我们如雨的泪水。小鸟停在芦苇上沉思。母亲的黄土堆落在山岗上。淡薄的冬日发出清清淡淡的光芒。映照苍穹,也映照母亲的孤坟。

“娘,娘——”弟弟们的哭喊声落在空旷的山野。

风滑过坟前的祭祀物品，一缕香雾袅袅上升。在几声零落的送别炮声中,我拉着哭得眼睛红肿的弟第妹妹往回走。从此,把母亲丢在了那黄土岗上。

(下期请看:离别)



点企业、新产品、新项目、新专利、新技术、新工艺等等新闻,层出不穷,我一一写成稿子,投向医药报,当然少不了广播站,为提升企业形象、打造优质品牌进行鼓与呼。

虽然我人离开了广播站，但心仍牢牢系着广播站。上县城办事,只要有时间,就会去广播站——我的新闻“娘家”转转,见见老站长,听听他的爽朗笑声。

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一直积极为县广播站投写稿件,参加各类征文比赛,连续多年被评为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，荣获征文比赛一、二等奖。这不仅仅县广播站曾是我的“娘家”,更是有一位不断鼓励我成长的好师长王家安同志。

1995 年,王家安同志主编《一得录——新闻写作经验谈》[1995 年 3 月,新昌县新闻学会编辑出版)向我约稿,我很高兴地写了一篇写稿体会文章《起步始于写“来信”——浅谈“来信”体稿件的写作》,编入书中经验介绍文章的第 4 篇(前三篇为序),文后还附刊了原载 1988 年 4 月 21 日《浙江工人报》四版头条的“来信”《春风难度村校门》。写来信体稿件,是当年本人向新闻单位投稿的一种“常规武器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先后在中国青年报》《健康报》《中国医药报》等各级新闻媒体发表来信体稿件数百篇。其中《农村青年学科技难在何处》获《绍兴日报》1988 年季度好新闻;《治疗药脱销,滋补药过剩》获 1989 年度浙江省科技好新闻二等奖;《愁眉紧锁的术农展笑颜》获 1990 年度华东地区“信息反馈”三等奖。

1993 年 7 月起,我调任省医药管理局主办的《医药时报》(原《医药动态报》)、《医药科技市场报》的驻地记者,分管绍兴地区的医药企业报道,需经常奔赴各地采编,由于采访任务繁重,且这些稿子也不适合在广播上播出,慢慢地,向广播站投稿少了,也难得见到王安先生一面了。

回想起我成为一个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的历程:两年新闻编辑,十年企业办公室主任,十年医药报记者,十年科技核心期刊编辑。终生难忘两位恩师，一位是新昌中学王脾语文老师林世堂先生，另一位就是我的新闻领路人——王家安先生。

王家安先生:祝您在天堂安好,您的芳名和事迹永远铭记在新昌广电史册!